

紅樓夢

陳其泰杜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八冊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攀腳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了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了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說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裡的事，總把心畧下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了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

紅樓夢

八十九回

一

回後

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工部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起來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狠冷，早晚寧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了頭拿出，交給焙茗。」說「囑咐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

念之不忘
物即動小
古多情人不
能會合此

又与愛奴而
托之官不食
既作兒行
心不問其病

萬分喜曲只
難向繁人說

看只見西北上一層上的黑雲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已着眼瞧，却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了。」着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采玉的對着書坐，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具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

紅樓夢 八十九回

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的。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畧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

耳付一歎
不勝歸也

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
盪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
盪好了，便問包袱吃齋。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
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
架上鐘响，自己依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
了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膩着，看
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了頭兒，說這
不大餓，強吃了，倒不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
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
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又醒了。此時襲人麝

紅樓夢

八十九回

三

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倒五更多，我也不敢問
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
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用。寶玉道：沒
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日
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去逛一天散心。只是
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
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總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
接着，二爺要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狠好
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
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

偏一提出
心折骨
時受考日
住一陶青
從未敘及
徑似此國
頭者力夫

開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擺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隻牙筋，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要的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掉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狠，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小丫頭端

紅樓夢

八十九回

四

念在在貴

不後林芙蓉
花非用去自
成

此方是平明
變心八倫
作係似宜改
作原系

不忠則已主如
言此何之一心
版依九射海
刑免此一念
可似入登可
成併可以好仙
但金見病中不
來尚候代學
此理是作書
者殊滿亦是

上漱口茶兩個看着撒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上如有所思
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裡就回過
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
一炷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
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
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
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
與話輕柔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漆衣還
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

紅樓夢 八十九回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點盡
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
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找個地方兒靜坐兒這會
子好了還要外頭走上去呢說着一選出來到了瀟湘館裡在
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麼紫鵲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
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着寶玉同
着紫鵲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裡坐罷
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
小對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
入門去笑問道林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

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口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闡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這幅闡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閨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是在新奇雅致。好此時，拿出來掛，說着，又東睃，西走，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纔寫完，站起来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秋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綉花綿裙，真比如

紅樓夢

亭上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若此一段，以見天仙化人，小窠銀俗骨，凡姿所能及，且見其此精采，若亦有，若外，其事必不至死也。此二語，對不全，實云，且其志

寶玉因問道：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裡記

委程、長、只
依最後、以、何
不足、於、亦、西
大、衆、文、正、何
豈、不、富、榮、壽
穴、劇、難、唐、吃
中、心、以、言、此、何
浮、出、愛、思、怨
茂、來、者、子、幸
不、不、歡、琴、瑟
會、玉、也、不、知
耶、何、不、直、以
物、玉、言、呢
曲、告、勸、其

情、之、去、亦、每
不、能、言、且、見
二、人、久、承、以、玉
符、令、神、防、亦
言、保、成、就、終
不、屈、一、指、其
心、中、所、欲、吐
之、言、也

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子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
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
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鼓
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
得齊整。龍池鴈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絃，不是牛梳是的麼？
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子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
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聽見你吟的什麼
不可惱，素心如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韻分外的响亮，
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
來，聽見的你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我

紅樓夢 八十九回

七

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
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
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
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
黛玉的心，坐了一生，心裡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
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大冷淡些，也就無話。
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訛訛的站起來，說道：「妹子坐着罷，
我還要到三妹，」那裡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替
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
回來，悶悶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

欲不見寶玉
非情已不待
幾尚常雁之
言遂着實相
行矣

小時之疑
玉之心現在
疑之實玉之事

蓋金玉則去
實玉有心無
處父母之計

仍有空祝之
琴實玉自誤

挽回館師情
於我六亭店

之故金銀實
玉之來金行

實玉之何遂
法行一死報

三也

王看王夫人
性之未府

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鵲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

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去罷。說着自己走到

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工的細想。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

罷。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工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鵲答應着出

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裏發酸。紫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

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酸。倒被他唬了一跳。

因說道：你別唬。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

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掀嘴兒。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鵲同

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工兒的道：姐工兒。你聽見了麼。寶玉

定了親了。紫鵲聽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不

紅樓夢 八十九回

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緊都知道。就只僭們沒聽見。紫

鵲道：你是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

府家工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鵲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

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鵲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推工

手兒。往裡望工兒。不見動靜。終又悄工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

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

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

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

說親了。還是這麼點頭點頭。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

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

者紫府中之
玉府則風阻
之不用打磁
一洗就成在
寶釵也。館呈
以誤侍誤却
自鏡花水月
後者可以忘
念。

必撞見黛玉
侯宮也。主
加信野奇態
生。石野奇生
三十五回已見

彼時只謂寫
柔蘭羊。至此
血時公用。傳
入如此。向亦有
此物。亦實。其生
生。亦宜。亦純
能不然。亦實
玉心。亦隨地
玉。亦謂。亦外。亦事
上。亦費。亦母。亦親。亦許
於他人也。
沒爹娘的苦
是結穴後。紫
玉喚話在沒

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鵲搭起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鵲雪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終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狠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擱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識。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之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蹬在脚後。怕他着了涼。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彈。待他出

紅樓夢 八十九回

芳娘實叙後
宜在者信也

小仁所洗為乃
不真

說來大不入情
何以不說盡之
病陸恭卿

在刺白傷于
古蓮帳

去仍然褪下。那紫鶯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鶯道。待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

那裡聽來的。紫鶯道。頭裡僂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僂們倒別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鶯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的坐着。紫鶯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鶯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歎。上的自看。上。了一回。那淚珠兒。斷。連。上。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紅樓夢

八十九回

十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鶯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選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鶯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鶯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上頭兒。紫鶯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并不是為經。倒借着寫字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鶯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定主意自此以後。有意遭塌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

水滸石像

知不足益

此段極是
可
知骨雁云
呈借刺也

玉下學時也常抽空閒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半本外真是親極反疎了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他的心病紫鵲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

紅樓夢

八十九回

十一

二奶上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似死情愛引起生恨玉夫其賭物依人決詞
恹恹羸瘦衰從今不御新指甲沒處難拋一死
而有知曉愛之目自可瞑矣生乃見棄黛玉之
腸竟恣任其斷牛盛玉點指當日情形自向心
願對不能成欲知寶玉心中除我及與他人而
子然一身以喜父母作主旁人又不能辭舍我而
人之心除却一死別無他法青夫不老古井無波古
今波之猶如痴心

黛玉和女子喜不送人之理。我心许宝玉。别小空
玉之從而何從乎。今宝玉既娶他人。我若不死。愛
母太將以我身屬之他人。我而亦人也。則已。却而
自命為人。豈有人而可以心屬一人。身歸一人
者乎。前之欲得實玉而送之者。誓不貳其心也。
今之不得從實玉而必死在。決不負其心也。送一
而終。不必在已。嫁之小也。以身殉節。不必在喪。再天
之小也。加惟愛。嗔仙佛。法不劫心。則可喜。終餘傲烈
之情。夫英雄豪傑。不易劫心。而不免為知己在。一
動其心。則常有殺身成仁。捨命遂志之志。及夫
既與志之既遂。則而賢。亦印此心。仙佛亦印此心。常凡
一切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孰亦此心之堅。夫自夫。可
以感天地。而先日月。孰亦此心之。心字實玉而法。此
一死。亦乘是。兒。果。腸。實。則。是。乾。坤。正。氣。也。我
初讀之。位。然。心。此。再。三。讀。之。不。覺。素。然。起。淚。

紅樓夢

黛玉問雪雁告紫鵑之言。印應燈時勾起
舊病。吐出一口鮮血。以致沈寤待盡。正極
入情入理。何以要說黛玉立棄絕粒而死
而作者之去。不道要做出生黛玉病得奇怪
好得奇怪。使衆人些猜生是心病耳。但黛玉

作書者以此
敘之去於
後大祖之言
而死遂之相
犯也但未死
隨從舊病為
安蓋管胤之
僕大祖之言
實實傲者不
同而此汝修
正尚不克死
則宜為之留
地步了

不以此淺露殊失黛玉身分矣

黛玉甫死必存諸心要死得活此意空

肯顯露出因管胤之言而然故人人皆知

其故即但作書者以為不如此做則下文

無解散之法殊不知一向此字而喉血垂

危在紫鵲管胤自可揣之其因有所聞以故

裝病而外人則不之謂其舊病復發而已

豈不圖到入情耶

紫鵲見黛玉以此却不可不向寶玉一露

真情若年所云三人一處活着一變化灰化

烟言猶在耳何處有所聞而不私買之耶至

意實玉見黛玉病出如此必着急分

在紫鵲前探病源直有禁以身殉之語

紫鵲方以已意試探微露侍書所言云

使官玉密查察知其虛誕先釋紫鵲

疑而意值侍書來與管胤說出前言之未成

以此同以釋黛玉之疑則文字照入扣儘有

佳境且可漸引起風阻移星換斗之計

極自然

紅樓夢

紅樓夢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藥品小郎驚巨測

貧玉元不懼
急與痛殊亦
情釋須補一
茶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
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上兩日也來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
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
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裡敢說便是
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
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
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
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

紅樓夢 九十四回

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我去回老太太
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
紫鵲自去這裡雪雁正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
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
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廳外脚步
走响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終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裡間
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那侍
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道
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
在屋裡悄了悄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唬的驚疑不止因問紫

猶作催筆的

即港性三本

以僕信誤了
亞脫法不真
情不遠貴

可以疏考太
太之心

園子裡的就
上作親立此
時言之此儘
已而推命不
知是說從前
園子裡的草
去於泥砌遠

○是在於玉
屋裏說此數
語則所以老
太心裡早
有人人伏
登玉一可忘

竹香自去生
肯不向探春
述此一書說

鶯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

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

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老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

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

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

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

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

太太說不好就是太太太愿意說那姑娘好那太太太眼裡看

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偈們園子

裏的人太太那裏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

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

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

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門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

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與紫鵲

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

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悄悄罷

左不過在這一天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這還了

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

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

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裡三個人正

紅樓夢 九十四

話者索探春
不箇心

子在白已一而
誠然却不知
其悞也
李纨應得先
來

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
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鵲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上問道
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上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
白水紫鵲接了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
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越
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上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
意那裡抬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了冷
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鵲纔要拿
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鵲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
一口搖上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上時眼
紅樓夢 九十四 三

不見黛玉何

猶存夢中矣

以、那、文、說、却、是、此、時、必、有、了、怪、游、戲、非、真、但、見、云、云

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呼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鵲道寔在頭裡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不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嗜懶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鵲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悄悄的抵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再不敢露一句話了紫鵲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

紅樓夢 九十四回

四

可亦得蘇小
愛母云

雲母老年
自有料以
玉同在園中
亦以放心去
為他日說要在
一塊兒不妨儘
着拘在一塊兒
耳奈薛家已
成不待何主
今日益悔
甚不虛一切
去茲亦只是
以帶傷度二
石二玉能為
死欲救母而
欲救母而
王夫人更不
知天下有以此
廢情兒士故
示言糊塗已
杜以為為玉
身有罪深便
能拋却寶玉
愛母此云不
適已極但亦

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了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了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了。

紅樓夢 九十回

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了頭的乖僻，難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了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况且林了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了頭，最要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終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了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了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况且林了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也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眾了頭，問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

候

是李五以何
倒罷了。今
有五分難
情更何能

若此一段太
陰。力發玉
前此

以此取情
去去不
藏其意

提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心，不但這一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荊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開什麼？婆子道：家奶上頭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那姑娘的了頭說我，我是賊。鳳姐道：為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去了東西了。我問他去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上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上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罵聲道：你在我跟前撈口口口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去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那岫烟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便不得沒有的事。口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

紅樓夢

九十四

六

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出去了。這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去了什麼東西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袄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裁上不着就罷了。這小了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了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上淨上，鳳姐心上便狠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綉的小袄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袄，一條寶藍盤錦扇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上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

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兒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道：「承奶兒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兒。」承你奶兒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道：「我們奶兒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兒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兒。」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兒不依我呢。」岫烟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着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兒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那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兒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着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薛姑娘罷說着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兒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兒不錯，俗們底下

紅樓夢

第九十回

經兒一班
老對計何
耶。

你若不好
蔣玉函
待太下作
矣。佑玉出
不為自位
置。對不能
見聚於空
玉也。

典下分分
倒置在堂
宿此如人孔

也得留心。到底是個門家裡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上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

蝌道。蔣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

紅樓夢

九十四

九

的想頭。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那了頭也。像這一個東西。說着。把手裡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那了頭實在是。個有廉耻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俗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上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一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那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那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

痛恨

竹欠雅劇

母乃他日見

以夫村烟那

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口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没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蚊龍失水似枯魚，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裡，又想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灾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裡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

紅樓夢

九十四

十

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口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口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口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是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口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俗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口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

人盡去也古
人言一矣

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儿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實在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儿和姐儿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不敢應。」大奶儿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没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謝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起起的起來，因說道：「姐儿替我謝大奶儿罷。」天氣寒着，涼着，再自己叔叔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己道之，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儿祟儿，不儘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別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儿的屋裡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禮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儿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

可知想到這裡索性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聰
外撲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上回正叙黛玉必死且立死矣死則喜好又可似
也。不死則又甚苦也。羨慕傳青荷套。寧是仙佛
禮度。或又是跛道人癡和尚出見。豈不取厭。夫返
魂之藥。不必在海外也。不死之丹。不必在仙家之片
言。即是靈方。小婢之能司命。心病原由心藥。堅
不待言。尤妙在付書之。言的。是實叙在黛玉
眩來。却向。是。自己文心。如妙絕倫。
傷玉若云。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復生者。

紅樓夢

九十四

十二

小情之玉去之。於於黛玉見之矣。

愛母因黛玉多病。且其不壽。猶可言也。

因與寶玉病小。喜猜心有所屬。而以

另乘僻。不可言也。既知其心。正當配合。

乃云。我不把林了。豈配他。正是如此。且

云。寶玉空就的。話不詳。叫他知。道。是直素

黛玉不願矣。豈人情也哉。吾意聘薛之言。

出自鳳姐。愛母業已肯肯。曾經向薛姨媽

求親。薛家允許。則木已成舟矣。此處窺見

黛玉隱衷。正當暗。後悔。不應再從而下

石也。直行。慙人。訴出。實玉之言。風姐。故生
彩。花。接。木。之。計。愛。母。亦。可。不。置。一。詞。聽。之
不。已。說。出。實。玉。令。親。之。事。只。以。以。父。母。作。主
四字。滌。括。一。切。庶。九。能。下。可。以。對。以。住。姑
太。之。耳。愛。母。口。中。惜。惜。實。玉。防。間。實。玉。之
語。裝。行。刪。去。豈。不。妥。淨。何。必。說。出。實。母。充
占。王。夫。人。風。姐。一。身。孔。出。氣。耶。
男。女。相。悅。之。私。心。誠。不。可。有。中。表。相。符。之。真
心。恰。須。原。諒。況。不。肯。苟。合。又。不。肯。二。心。以。玉
於。病。且。發。死。其。心。亦。可。憐。矣。實。玉。固。發。玉
回。去。一。語。登。時。痰。厥。垂。死。愛。母。固。皆。見
之。指。可。獨。累。實。玉。乎。前。之。不。心。寤。寐。思
眠。水。君。之。耶。求。找。應。士。迨。其。謂。以。水。淋
女。耶。恨。婦。人。之。不。學。矣。街。年。

終娶官銀
祿位虛成
妾換夫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菜，掩上房門，正要脫衣時，只見窻紙上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窻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兀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窻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睛看時，却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咬舌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聲，鼾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終知道他們原來是這麼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終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綉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

紅樓夢

九十一回

一

打子而

八十四中

敏不合却

八十九回

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著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慳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盥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口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裡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掉在裡頭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處躲避又

紅樓夢

九十一回

二

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聽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開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裡倒沒了主意只怔怔的坐著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覺攪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

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裡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兒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粧出一番愷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假為真。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三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于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子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到得說。寶蟾道。奶子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子的心麼。說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救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子別多心。我是跟奶子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

紅樓夢

九十一回

三

誤仿似來神
情迥青靜情
情而人私議
依上以肉尖
毒。

口起。

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那麼想罷咧，我到是替奶，難受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奶，那時奶，再備點東西在階們屋裡，我幫着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他，他要不應，借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他害怕，他自然得順着咱們的手兒。」

紅樓夢

九十一回

四

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俗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道：「罷咧，人家倒替奶，上拉繒，奶，上倒，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上重，上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室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兒。」

一以叙來宜
即當桂拉
住薛蝌被去
差撞見一段
天却撒下另
揀入夏三用
草不草半徑
又却如何買
毒藥保死去
夏三埋棺
玉成豈有不
備礼上山來
梅不先松探
乃婦之親耶
一以叙來
太小分氣
前小分氣
夏三埋棺不
合此說是在

的趕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軍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總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為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瞧上，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桂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屯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上。」金桂道：「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上。」姐上薛姨媽看那禮，於是略坐，上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未下的來，留在偕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

紅樓夢

九十一回

五

母道俗之子正
薛歸子較家行
賢半查考六
何必以此方為
過了明路印
秋小又

哭以死去活
表心未死本
過

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敢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裡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裡書辦說，府裡已經姓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理反駁下來，虧得縣理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理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一上去，麼又要吃苦，必是道裡沒有托到母親見字，快托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紅樓夢

九十一回

六

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送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裡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腳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着，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着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

及視金玉病
時三六漢

回羅寶玉却
未走半路

改說主你何
以你文又說
未去

老太太生日在
中秋佳節喜天
太遠

前云薛姨媽
去仙此來不
說何時後來
住在何處亦
不詳宜

既在昨日未

請醫調治漸上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上放心早驚動榮
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
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
問候却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
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總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
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
耽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
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
難托必須打點總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
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取了過來纔是別叫他

紅樓夢

七十一回

七

蹣跚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
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
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這
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
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
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
道還是昨兒過來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
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
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總打學房裡
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

何以寶玉此
時方知

來給姨媽請安因問寶姐二可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煞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鵲接着見裡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了紫鵲道上屋裡去了知道薛姨媽太二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裡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鵲道這奇了寶玉問道姑娘到底那裡去了紫鵲道不定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外門只見黛玉帶着雪雁二而來寶玉道妹二回來了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裡間屋內便請

紅樓夢

九十一回

八

寶玉裡頭坐紫鵲拿了一件外單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二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寶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寶姐二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黛玉道可不是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二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轎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二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二為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

回漢之草
如周匝於覺
字此何不在
薛蟠發狂

說已補回薛

家自己屋內

小童不入性

何以兩玉病

貧奴像沒事

人一飯兩玉竟

不疑耶

太不近情

這原淫慾玉

圓柱為有貧

玉柱多些病

貧奴之後為

看有寶玉用

畫橫補也

空玉數說安

甚難情寶玉

何以佩那以

此以是引起

秦祥耳

款學款說

是哀

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

病是寶姐七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

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

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七便不和我好不了

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

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揀他

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番出書來細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

眉一皺把脚一跺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

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

的煩惱生出來恐怕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繞纔剛我說的都

紅樓夢

九十一回

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七身

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甯那裡還來應酬

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寶玉豁然開

朗笑道狠是狠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

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文六

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

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撮着嘴道講來黛玉

道寶姐七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七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

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

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

和他好

你和他好

塵出此句
是主

新創截鐵心
港自作

又着妙筆用
去自的

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
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
瓢漂水上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
心已作沾泥絮莫向着風舞鸚鵡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
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鴉呱
的叫了幾聲便向東南上去了寶玉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
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
叫人到園裡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也只
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嚇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
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

九十一回

十

會釵急病姑瞞黛玉既而知之這不往候訪候
未奉親命及小白堵於門前全不入情然往別
難於下筆也寶釵抱病黛玉亦羞於不往况
前此自己抱病垂危而寶玉漢然更不入情素
兩人病中相見以何情狀以何措詞其難於用
筆然寶釵相見十倍也故前文止置不叙黛玉
病愈後又去一白說寶玉以何喜悅此果忘情
也夫以寫病之何等喜悅必先寫病之何等悲痛
痛不至死尚不似從前之寶玉痛必欲死又較占
後來之寶玉種之聲時遂將多情之寶玉反說做

春情多疑。登玉。反不見其生疑。安得物手改刻。
別成物。文以補其漏失印。

談話一段。寫實。玉心如水。難被人力撮合。玉
如緣。豈能奪其志哉。

自抄檢大觀園。實釵回去。至此已逾一
年之久。實釵從未再至大觀園。亦竟不
至賈府。好年好節好壽。實是第分說不
圓。然為薛蟠已定。又未明說。難以着筆。
也。然李纨探在堂。固早已知之。止賤實
玉。盛玉二人耳。而二人竟未悟以此何耶。

紅樓夢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叅聚散

每日會玉在
滿湘館。襲人
必來隔尚是
驚人有志防
閑二人亦生
自王夫人之
去甚引。且談
者忽的。紅村
補以對茶。

向初人說。其
是財牛活琴

不是。不。不。不。
以此。以此。以此。
以此。以此。以此。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儿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叫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儿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閑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

紅樓夢 九十二回

一

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揮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叅禪，叅番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没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疎了似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數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

俗眼看未必

以此等理為

有心徑遂求

盲林暗禁而

不知心坐船人

要信王夫人

家話用齊眉

舊揭醒話

者勿社共皓

過也

可兒可兒

可兒可兒

大為轉變

世氣

史姑娘忠在

此任在何處

何以久不投

送

送

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日的

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

是去的是。總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敬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

好。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裡回來，還各

自念書作文章。」太太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總睡你比他大多了，

又是叔上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日早起

去罷。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學房裡既這麼

着，就不該告假。明顯見的是告說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

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俗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俗們也鬧個

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

「紅樓夢」九十二回

我也是樂一天。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

得二兩銀子。襲人笑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

扯的。」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

？」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啣着嘴，想着已不得。」二爺早

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

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

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

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

了。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

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了。」襲人也便不

以圖長氣
寤玉之心以
此而已但又
知不能長
氣是以獨於
情於寤玉一
人也

戲折一段只
為引生五兒
一語耳

言語了，那了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已不得頑這一天。

夢

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

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

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

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明了太太

太今日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

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

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

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說話兒。媽回來就來賈

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

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請安。寶玉也問了一

紅樓夢

九十二回

三

聲。姐兒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說要請二叔去說

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我媽說跟着李媽認了幾年

字。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了。我認給媽。媽說

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

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

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是

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理給他。瞧他

就信了。寶玉道：你認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

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裡。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得

嗎？你若不懂。我倒是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的也該

此段與解珍
板本多不同
文。

忽插五兒這
映帶文並伏
線文。

講究給姪女兒聽上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裡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荆釵裙布絕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宿還有畫荻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裡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織素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講若是那些艷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妬的是禿髮鬚怨浴神等類也少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豪傑賈母聽到這裡說

紅樓夢

九十二回

四

教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裡還記得呢巧姐兒道二叔叔總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二叔上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明日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還聽見我媽上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二叔上那裡的我媽上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上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上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上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上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上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

此此則不甘小
夫三箭之驚風
以文之啼泣不
相稱

仍在此時何
未補入上佳
曲折了也

此時只睇過
二五年

不入情

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已學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咧
拉鎖子咧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俗們這樣
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總不受人家
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
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
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
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
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
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
想他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丫頭去請回來

紅樓夢

九十二回

五

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
母的安眾人廝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姨媽
帶着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不見寶釵邢岫烟二人
黛玉便問起寶釵上為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
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
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攔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
來了鳳姐聽見婆子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
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
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俗們這時候狠該吃飯了丫頭們把
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

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閑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裡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裡打發人來請奶上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上這裡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在司棋的母親處，我來求奶上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

紅樓夢

九十二回

六

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裡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胆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跑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愿意的，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着救不

惡死心美死
正可信心驚

人恨死矣

接了未死便
不願女兒天
下豈少此等
人郭王夫人
正俊不免以
此耳

附會王國達
以傷又何愧
乎

以此為倭真
不亦哉我為
何物者。師
自不倭。師
登見女亡去
此倭小子也

賈政何以又
不到衙門去

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門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總回來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肯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上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有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總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俊了豈知他忙着就把司棋

紅樓夢

九十二回

七

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來奶上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俊了頭偏上的就碰見這一個俊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畜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裡沒事人是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總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擄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總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碁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為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

社家珠与前
又不合說說
此日不該說
如何存家方
是但前有實
陸出城料理
實能代管各
弱心即何時
完家臣補出
易周正之

在那裡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基便道只管下基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基是不堪瞄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基我也學幾隻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照着馮紫英道下來不下米詹光道下來的馮紫英道下來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

紅樓夢

九十二回

八

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隻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一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碁來詹光還了碁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圓屏有二十四扇榻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

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裡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種兩件却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綿裹着揭開了蓋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絢綉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裡的珠子都倒在盤裡散着把那顆母珠攔在中間將盤置于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紫英回頭看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赶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上疊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裡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

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

漸見雲火、
窮。

數語中皆。但
不配風粗說
耳。

是鮫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麝香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狠貴。兩萬銀他就賣。明珠一萬。鮫絹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狠多。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馮紫英道。狠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那兩件東西送倒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圓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

紅樓夢

九十二回

十

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裏有這些閒錢。俗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俗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總好或是祭地。或是義庄。再置些坟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為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擺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

伎婆已久此

徑掘口各洞

且馮紫英

孫德平

相與極熟

人不應不知

實實伎婆

之本

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生下說

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裡吃了晚飯去

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裡的話。正

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飲些寒溫。不

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

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

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裡

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

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

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上了。如今後娶的到底

是那一家。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

是這裡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道：「胡

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道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

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裡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賈政

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

今日從吏部裡來。也聽見這樣說。兩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

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

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

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

甄家的了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雲落不

紅樓夢 九十二回

這總的向理
法係家

應在由知
行取籍了御
史
錢爾珍板
四道下缺五
行

託夫必此
不奴

資政按
修能能
費制及
不推快

堪沒有我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宣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著兵部尚書，為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

紅樓夢

九十二回

十二

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裡請安，狠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俗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却没有德行才情的，白上的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赦道：「俗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几盃，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口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

紫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柳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尺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下回分解。

此回以簡文而有用去字，巧且小，來有事。故此
曰：精少豈能見其漸，其長大，不至矣。此而少也。母
珠等物，珍巧神奇，實乃力不能買，見其分計。
紗也。佩盒抄，波雨村好樣，却借馮紫英兩話中
常也。有口無流，水之也。

紅樓夢

九十二回

十三

此回多則改而奪矣。意在去其整，甚以歸簡
淨也。故余亦不錄。原文增入矣。

補小紅以五兒。數語，雖是照應前文，但本
合此時情節，要隨風扭，方有虧減。在房
了頭之機，未必肯先提此事。王夫人又惡
伶俐了頭，未必許叫進五兒。自以貧敝，連
門外補入，為以宜。加敘有此言，並在此事
也。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